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羅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
卅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磨
滅齊冠楚組之麁靡救埃壘所以形非定質
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折而離之本
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窮
其盲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
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呼空名之爲
有養已傷命号之爲毒蓄身外之財以充其
慾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肥嚙腹若
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溢俎充庖無始迄
今供此幻我亦未厭足靜思此事豈不罪歟
今既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寶惜何在是以
體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真菩薩恒願
證知三界爲晨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

云生則以身命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內
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劫剝肌賀鵠骸震三千
將今類古冀望同尔欲使白牛有長路之能
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
羅陀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
一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
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
到竹林態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
今日心甚怖懼於是林中將無襄揜第二王子
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
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
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處閑
靜能令人安隱受樂轉復前行見有一虎
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而飢餓窮悴身
體羸捐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是虎已作如
是言憚哉此虎產來七日七子圍遼不得求
食若爲飢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

能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饑餓餘命無
幾不容餘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此
不惜身命第一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已身
第二王子言我等今者以貪惜故於此身命
不能放捨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生驚怖若
羅
朱九十六
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爲誰時諸

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
已尋便離去尔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
捨身時已到矣何以故我從昔來多棄是身
都無所爲隨時將養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
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今捨此身作無
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患無常
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
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尔時王子摩訶薩埵
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捨言我
今爲利諸衆生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
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
身卧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爲王子念言

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食即
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
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種種妙
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有
善哉大士真大悲者爲衆生故能捨難捨不
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汙王子身即便
舐血啖食其肉唯留餘骨尔時兩兄見地大
動日無精光兩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
時二王子心大恐怖涕泣悲歎容貌顛頓復
共相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
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藉流血處處遍
汙其地見已悶絕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
王
朱九十六
三
乃悟即起舉首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
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以飼餓虎我今還宮
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
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
諸方爭相謂言今者我天爲何所在尔時王
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鵠鵠

一爲鷹食爾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悟心
大恐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大地大水一切皆動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如有覆蔽我心憂苦目暎驅動
如我今者所見瑞相必有災異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子
消息心驚惶怖尋即入內啓白王妃作如是
言向者在外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
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
聞悶絕悲哽苦惱枝淚而言如何今日生我心
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於往昔無量劫中捨所重身以求菩提
若爲國王及作王子常捨難捨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有大國王其王名曰摩訶羅陀
是王有子能大布施其子名曰摩訶薩埵
復有二兄長者名曰大波那羅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至一空山見新產虎飢窮無食
時勝天王生大悲心我今當捨所重之身

此虎或爲飢餓所逼儻能還食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自投虎前爲令虎子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及諸大山皆悉震動驚諸虫獸
虎狼師子四散馳走世間皆暗無有光明
是時二兄故在竹林心懷憂惱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遂至虎所見虎虎子血汙其口
又見骸骨髮毛爪齒處處迸血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見是事已心更悶絕自躋於地
以灰塵土自塗全身忘失正念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觀見是事亦生悲慟失聲號哭
手以冷水共相噴灑然後蘇息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當捨身時正值後宮妃后殊女
羅未大十六四

眷屬五百共相娛樂王妃是時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痛如針刺心生愁惱以喪愛子
於是王妃疾至王所其聲微細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諦聽諦聽憂愁盛火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俱時汁出身體苦切如被針刺
我見如是不祥瑞相恐更不復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奉上大王願速遣人求覓我子夢三鵠鵠在我懷抱其最小者可適我心有鷹飛來奪我而去夢是事已即生憂惱我今愁怖恐命不濟願速遣人推求我子是時王妃說是語已即時悶絕而復蹕地王聞是語復生憂惱以不得見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及諸眷屬悉皆聚集在王左右哀哭悲號聲動天地余時城內所有人民聞是聲已驚愕而出各相謂言今是王子爲活來耶爲已死亡如是大士常出軟語爲衆所愛今難可見已有諸人入林推求不久自當得定消息諸人余時惶惶如是而復悲號哀動神祇余時大王即從座起以水灑妃良久乃蘇還得正念微聲問王我子今者爲死活耶余時王妃念其子故倍復懊惱心無暫捨可惜我子形色端正如何一旦捨我終亡云何我身不先薨歿而見如是諸苦惱事善子妙色猶淨蓮華

羅朱林卷五

五

誰壞汝身使令分離將非是我昔日怨讐挾本業緣而殺汝耶我子面目淨如滿月不尚一旦遇斯禍對寧使我身破碎如塵不令我子喪失身命我所見夢已爲得報直我無情能堪是苦如我所夢牙齒墮落二乳一時汁自流出必定是我失所愛子夢三鵠鵠鷹奪一去三子之中必定失一余時大王即告其妃我今當遣大臣使者周遍東西推求覓子汝今且可莫大憂愁大王如是慰喻妃已即便嚴駕出其宮殿心生愁惱憂苦所切雖在大衆顏貌憔悴即出其城覓所愛子余時亦有無量諸人哀號動地尋從王後是時大王既出城已四向顧望求覓其子煩惱心亂靡知所在最後遙見有一信來頭蒙塵土血汙其衣灰糞塗身悲號而至余時大王摩訶羅陀見是使已倍生懊惱舉首號叫仰天而哭先所遣臣尋復來至既至王所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不父當至 今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見王愁苦 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 塉膩塵汙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悴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深生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 投身虎前 虎飢所逼 便起噉食
 一切血肉 已爲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臣語已 轉復悶絕 失念躰地
 憂愁盛火 燥然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蘇 復起舉首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涕泣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良久之頃 乃還蘇息
 望見四方 大火熾然 扶持暫起 尋復躰地
 舉首悲哀 號天而哭 乍復讚歎 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 以離愛子 其心迷悶 氣力儼然
 憂惱涕泣 並復思惟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奔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爲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爲是 肴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心肝分裂 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 慰喻其心 可使終保 餘年壽命
 尔時大王 駕乘名象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宮
 逮令二子 觀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尔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尔時大王 摩訶羅陀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尔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尔時虎者 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犍連是
 尔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 悲號涕泣悉
 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眾往竹林中收其
 舍利即以此處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
 墓臨捨命時作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

過筭數劫常爲衆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
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 尔時佛告宿王華
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佛号日月
淨明德如來 尔時彼佛爲一切衆生喜見菩
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喜見菩
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

羅

朱九十六

七

行一心求佛滿万二千歲已而自念言我雖
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
油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
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而
自然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
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名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
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
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
跏趺坐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佛
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生語言
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我今當還供養此佛方

至彼佛入涅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
塔即於八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
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衆無量阿
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 尔時諸菩薩天人阿
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喜見菩薩是我
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
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
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今我兩
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當尔之時
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
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
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
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
足一捐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
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 問曰菩薩捨身得
自殺罪不答曰依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
偷蘭遮若捨命已無者可屬所以不得殺人
大罪若依大乘菩薩厭離生死爲供養佛及

爲一切衆生興大悲心無害他意反招其福
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問經云佛言若殺自
身無有罪報何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
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傷指
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菩薩捨身非是
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身滅故得清淨

卷

未九十六

八

身誓如垢衣以灰汁淖濯滅衣垢在自明外
捨身非唯一二如月光捨頭尸毗割或作薩經
師子象王捨身與皮或作鹿身禽王濟厄樵作
人或作大龜大鼈救人水難或作大魚肉並散配
施飢拔苦如是具列非一並散配別篇恐以山樵

可重述頌曰

龔勝無遺生

季業有窮盡

霍子命亦殞

屢屢厚霜指

嵇叟理既迫

遯迹竟既時

脩短非所慙

納納衝風菌

邂逅竟既時

脩短非所慙

嵇叟理既迫

遯迹竟既時

言已奄絕大眾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
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
日薪聚乃盡紹臨燒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
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
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宋廬山招提寺
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
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
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爲結累
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
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擇始契燒身以宋
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
告衆辭別是日也曇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
捨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
當傍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
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
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
赴弥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
空夕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

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
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剋炳泥
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号爲雙桐沙門吳
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贊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入生死孰爲妙寶其一
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或颶鬚髮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
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擇欲燒身衆
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
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
九
十

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
武深加敬異致問慰勸遣大宰江夏王義恭
詣寺諫益益擇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
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
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
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

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嚮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懇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古貝自綆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大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同己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勑即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然帽帽熾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及耳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拔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始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叙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梁帝

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厭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陀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爲善業八万石虫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尔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光曜雜彩氣氲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年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斂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樹下後春遂生枝葉此僧傳出

雜徘徊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誦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綱正嘗隨伴捕魚得己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瘍斷犧矣遂燒其犧具時犧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

衆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攘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乃滅尋余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号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允法師者有大見解承

釋

朱子

十一

法苑珠林

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顧大衆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勸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令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志崖頑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撫頭耶於是大衆稟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象如木頭聞經如風過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身手欲令信重佛法也閩境士女聞者皆來遙數萬而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枝如殘燭燼忽

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齒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眾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

朱九十六十三

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爲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舉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有頃右脅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石偶忽起問曰時將欲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爲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

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凭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面已自焦坼重復一礼時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尊法師乃命收取壅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興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輦後私發願曰今值

聖人捨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
斷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
衆生肉若有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
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虫即肉也又曰日
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
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

卷之六

十四

昔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與翹
心精進達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
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
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
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
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乃滅又初焚日州
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
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
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既爲心代
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
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
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

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
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
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呼其人名
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
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皆
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

卷之六

十五

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炭樓
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諸花大者如雨醉兜許
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
一張觸皆消及崖滅後鄆縣人於鄆江邊見
一張觸皆消及崖滅後鄆縣人於鄆江邊見
空中有油絡輦崖在其上身服班納黃偏袒
紫被捉錫枝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繖乘空

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
爲設大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
東南來翳日磨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
尺五短猶六寸又兩諸花幡香煙滿空繽紛
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
花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臘吒寺僧慧勝

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
沙弥來杷裏三升許香并檀屑分爲四聚以
達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
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爐既盡即覺爽健
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
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
在外村爲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
俗見端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人
許悉見天花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
食竟花形漸大如七寸槃皆作金色明淨曜
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
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

舉家斬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
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
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
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身後八月
中攘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猶箭弓
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麋獵者驚曰汝
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
田矣便尔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
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
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
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
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
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
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
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
寶錄并益部集異記周終南山釋靜藹姓
朱生
鄭氏榮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
器夷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
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咎高
蹈可乎遂心口相吊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
忘寤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
測西達咸陽求道情通掩抑十年後附節終
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返山本無

水須便澗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
前砲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人洮掘
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
堡虎砲泉是也後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
月行虐閑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
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佯

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
上摩青霄小如十斛磾許漸漸微沒自餘數
段小復伍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
余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曠而已因
往冬官府道經圓土比見重牆上有黃書拖
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

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
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歲諸衣
袖還緘篋笥初武帝知謫志烈欣欲見之乃
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既衣道人朕將
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謫居山幽隱追尋不獲
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暗大法淪廢道俗無

依身被報經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
世即事捨身故先詰衆初不慕從謫且廣集
大小乘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
代再興後眾身情迫獨據別巖告弟子下山
明當早至謫乃跏坐繫石留一內衣自條身
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不傷藏府
自餘筋肉手足頭面齶折都盡並唯骨現以
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
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
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山
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
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
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
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
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
諸崖險乃見謫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
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
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

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
天人脩羅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億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摶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彌零 泉林遙絕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乃至蠅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坍汙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肉肉合成 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心輸 犬狼所噉 終成蛆蟲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然中之怨 吾以爲讎 摧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餓 四大圍遶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表失善根 畜生同死
畜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兼倍
未曾爲利 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顛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 弥陀佛所
速見佛身 諸佛聖賢 長辭三塗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資糧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殘除魔道 護法爲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号稱法王
願捨此身 早令得通 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
隨有利處 護法救緣 後業應盡 有爲皆然
三界無常 來不由已 他殺及死 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 應當是思 衆緣既湊 葉盡今時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

師事天台智者大師伏膺日久顚覩其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眇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爲業介尔一身不避虎闖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噉經于七載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

朱九十六

支

毀形塵布爲衣在佛堂內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骸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鑑赤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今焦黑已布裏燭灌下火然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佛爲德或爲衆說法言談苦切臂燒旣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

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禦宿川人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獻捨私集柴木擔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今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尔跏坐聲誦如故尋余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晚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爲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報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味唯食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縫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贊雲會誦法華經至藥王燒處其姊先以火柱妹頂訖妹又以火柱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舉衆欣

嗟爲起高塔又近井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擔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

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

誦札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

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

一僕竹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

渭陰洪波坊側旦臨渭水稱念訖投身波

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

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邊

而坊其業衆悟意盛故乃從之又即入水合

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
方出村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惟其不歸便
開衣幞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
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
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密行如薩埵捨身尸
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

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
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
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延聖比丘惟拱書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懿猪竇奴定藉邱自湊普忙騁反同歸音弗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宇智惲撰

羅七

送終篇第九十七

著四部

迷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

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

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恠而弗爲撤一
食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
爲諸佛爲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
貴勝父母喪亡多造塋儀廣然生命聚集親
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
不循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